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00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冰雪长春品美味

□南京周世青

今年年初,我们全家追赶北上看雪的潮流。此旅,我和老伴的第一站是长春,正赶上大雪和低温。在皑皑白雪、银装素裹的北国春城,我们品尝了当地的美味佳肴,舌尖上的享受成为此次东北之行的一大收获。

来到长春的当晚,热情好客的东道主请我们吃铁锅炖。说是乍来高寒地区,先热热身子暖暖胃。从冰天雪地走进温暖如春的菜馆“咱屯子”,恰似冰火两重天。四四方方的木制大方桌,斜对角镶嵌着两只大铁锅,炉膛里柴火正旺。掀开锅盖,一锅小鸡炖蘑菇,一锅胖头鱼炖豆腐,热气腾腾,菜香四溢,让我这做客的长辈也顾不上“绅士风度”了。

女婿的同学小苏,一个地道的东北爷们,在觥筹交错中侃侃而谈;铁锅炖流行于闯关东时期,小鸡炖蘑菇是东北“八大炖”之首。东北这旮瘩有句老话,叫“姑爷进门,小鸡断魂”,说的就是新姑爷陪媳妇回娘家,丈人家必用小鸡炖蘑菇招待。新鲜的小仔鸡和人冬前晒干的当年榛蘑,加上少许香料,用慢火炖煮,鸡肉的鲜美与榛蘑的清香交融渗透,酥烂可口,汤汁醇厚,堪称东北一绝。炖豆腐的胖头鱼也叫花鲢,来自吉林省松原市的查干湖。谈起极具民族特色的查干湖冬捕,小苏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从祭湖、醒网、凿冰、撒网到数万斤鲜鱼脱冰而出的神奇过程。

小郑是在南京工作和安家的长春人,也是我相处多年的忘年交,早就相约要在老家请我吃顿地道的东北菜。来到“老曾记蛟河庄院”,我们仿佛置身于东北风情的农家大院中,进包间就像到了农户家,金黄的玉米棒、火红的干辣椒串挂在“屋檐”下。餐桌上,锅包肉、地三鲜、溜肉段、酱棒骨、大拉皮等东北名菜应有尽有,应“吃”不暇。小郑特别介绍了杀猪菜。杀年猪是东北乡间一年一度的隆重仪式,主家总要用一大锅杀猪菜来招待亲朋好友。大伙不拘形式地围在一起吃着乐着,看起来杂乱,吃起来亲热。东北人都明白,热气腾

腾的杀猪菜是归心似箭的人们在寒冷冬天里对家的温暖记忆。听了介绍,再夹起杀猪菜里的五花肉、猪杂、血肠和酸菜,我确实感到别有一番情感和乡愁。

如果说杀猪菜是东北菜里的“草根美食”,那东北林蛙就是“珍馐佳肴”了。林蛙又叫雪蛤,是生活在高寒山区的两栖蛙类,与飞龙、熊掌、猴头并称为东北的四大山珍。那天端上餐桌的是油焖林蛙,林蛙外形类似黄山石鸡,奇怪的是既没去皮也没去内脏,这怎么吃呢?小郑的妻子小沈说,其他蛙类需要清除内脏,而林蛙在十月进入休眠后体内比较干净,大部分内脏都可以吃。她拿起一只林蛙,扒开肚子,将胃肠抠出来,指着里面鼓鼓囊囊、黑黑白白的子儿说是蛤蟆油,营养价值特别高。然后两三口就将一只林蛙吃了,并且一连吃了三只。这个原本的泰州姑娘完全“东北化”了。我壮着胆,学着吃,林蛙皮肉鲜嫩,肚里的雪蛤油类似蟹膏,绵滑爽口。

林蛙的味道确实鲜美,但黑褐色挺着大肚子的外形常常让人望而生畏,我老伴死活不敢吃。这时,服务员端来了色如白雪、形似棉桃的雪衣豆沙,与林蛙的外形形成强烈反差。据说这道菜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由宫廷御膳流传至民间。小郑让我猜由何种食材做成,我当然不知。原来是以红豆沙为主料,外层裹以蛋清糊,采用软炸的烹调方式加工,最后撒上白糖,仿佛披上了一层雪衣,故得此名。我一口咬下,表皮酥脆,内里豆沙香甜细腻,口感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依我看,雪衣豆沙的精致、典雅和口味,绝不在江南名点、苏式糕团之下。这大概在粗犷豪迈的东北菜中,是为数不多的婉约派美食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造一方福。此番北上,既领略了千里冰封的北国风光,又品尝了风味独特的当地美食,东北菜的醇厚、鲜美,东北人的豪爽、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皿,让花与炉美美与共……

同一种器物,功用不同,细节上便会有很多差异。也正因此,造就了传统手炉造型和纹饰的千姿百态。炉底可方可圆,可为花瓣等形状,由高手所制的炉子,炉盖炉身通体没有焊接与镶嵌的痕迹,所有纹饰均根据订购者的要求,用工具直接雕镂而成。一言以蔽之,方寸天地虽小,尽显中国匠人的匠心匠艺。

红铜手炉的制作由来已久,现今流传的旧时器物,文献典籍皆可印证这一点。它属于日用五金业,是手工业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只是具体始于哪朝哪代已不可查,只知至明清技艺达到顶峰。有明一代制作的红铜手炉不仅性能出众,经久耐用,更兼设计精妙,巧夺天工。花鸟山水,飞禽走兽,仿佛在工艺品上活了过来,能工巧匠亦层出不穷,这其中便有人称“张炉”的制炉名家张鸣岐。相传他喜以上好红铜制炉,且他制作的手炉一气呵成,无镶嵌、无焊接,厚薄均匀,雕镂精良,坚实程度也不同凡响,可以做到脚踏不瘪,被时人视作珍宝。

红铜手炉虽小,制作的过程却相当繁复。通常制作者会选用2.5毫米厚的整块红铜板,经过千百次敲打和反复雕凿雕刻,始有成品样貌。据郑飞民介绍,一只做工精美的红铜手炉从敲打到完工需要三个月左右时间。其主要工序包括打样图纸、敲打成型、网眼镂空、磨砂修整,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历经枯燥方成不朽。手工制作有手工制作的浪漫,也有其不能速成的无奈,所幸,制作器具的与时俱进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手艺人。郑飞民坦言:“自从有了电磨机,手炉的制作相比从前已经省力不少。”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技艺与匠心唯有传承,方能长久。在郑飞民的悉心传授下,这些年,妻子和几个徒弟皆继承了他的衣钵。有了传承人,郑飞民自己也没有懈怠,每日里边做手炉边琢磨,他说:“如今年纪也大了,眼力大不如前,对灯光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但也要继续钻研,把这一门传统手艺发扬光大。”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花飘飞的季节,手里袖一个手炉,坐对屋外皑皑雪景,这不正是很多人共同向往的美好生活吗?

放飞白鸢的三月三

□南京张学庆

“三月三冻得把眼翻”,这是老人常说的老皇历。其实,倒春寒也就那么几天,拖不住春的脚步,何况今年,还没跨进三月,就有了二十九度的天气,早醒的柳枝拉开季节的序幕,迎春花刚睁开睡眼,农历就敲响了花鼓。走出金陵的六朝古都,不再只是金碧琉璃红墙青瓦,雨水中泛出新绿的明城墙,织几朵小花,就成了一条春天的围巾。春江水暖,涌来一波波绿潮,为虎踞龙盘的石头城换上了新装。

此时的东郊,按不住江南的春心,梅花山的万紫千红,被寻春的人一朵一朵装进手机,那些迟开的笑声都汇进了诗的海洋。春天喧嚣起来,五点几平方公里的玄武湖也成了游人手中一方飘逸的纱巾,风轻轻抖动一下,桃花就乱了韵脚,连贴近台城的几朵,也不讲平仄了。诗人成群结队在长短句里捧着春天抒情,大观园走出红楼梦的女人,赏花的惜花的,都玩起了抖音直播三月春色,一把花瓣往天空撒,便下起一场纷纷扬扬的阳光雨,让丢了魂的蝴蝶和迷路的蜜蜂,陷进了春天的迷宫。而鸡鸣寺前那条出了名的网红路,最出彩的位置,早就被脱掉外套的长枪短炮占据了,害得那些抢镜头的情侣,重重叠叠的情话,你踩了我脚跟,我绊了她的衣襟,弄得一首唐诗也学会红杏出墙,在春的头上插上一支发簪,让鸡笼山漏出古色古香的梦。

其实,三月三也就是一篮开花的荠菜,沾着泥土的根须,被妈妈们轻甩一下,就甩出一首应时的小令。春风吹过,乡村那些熬过冬天的青菜开始抽芽扬心,陶渊明的诗也有了新非的样子,站在门前梳头的女人,自然梳出了一天的好心情。田边地角的蚕豆豌豆花,眼睛一亮。婆婆妈妈们的笑声鲜嫩起来,一块蓝花布又有了春的身材。一条条脱胎换骨的田埂,伸进乡愁轻轻一搅和,搅乱了田野的风情,女人和河岸的油菜花兴奋起来,阳光在田里打滚。庄前,几棵满脸沧桑的榆树槐树不甘寂寞,一袋烟的工夫,皱纹就舒展出绿色的五线谱。池塘边的垂柳拽不住春风,就拴着江南的小桥流水荡秋千。此时,放出一行白鸢的三月三,抿着两只黄鹂的鸣唱,踩着乡村松软的泥土,走向四月。

月夜赏梅

□湖南常德刘年贵

结束备课已是深夜时分。看了看手机,时间已至23点45分,可是我一点睡意都没有,起来活动了一下近乎麻木的身躯,踱步到窗前,窗外月光如昼,难得一个月圆夜。

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我不由得想起了学校小山那株梅花树,以前几乎日日去看它,年后由于开学季各种忙碌,已经有些日子没去那里了。据说已经开出满树雪白的梅花,在这皓皓明月夜赏梅,想必别有一番风味。

果然,等我走近那个熟悉的地方,顿时被一片白光笼罩。朵朵洁白的梅花,在皎洁的月光映照下,发出片片耀眼的光芒,光芒四射到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团。光团中仿佛亭亭玉立着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身披一袭白衣,正在清风明月中晃动着她的裙摆,款款深情地展示着美丽的衣裳、优美的身段。

多日未见,真是多有怠慢!带着几分歉意,我加快了脚步向着树底下走去。空气中传来阵阵淡雅的清香,香气沁入我的脏腑和血管,那颗因备课有些胀热的头脑清醒了不少,体内满腔的浊气仿佛也被这香气涤荡一空,心中的俗事烦恼也烟消云散了。

真是羡煞梅的超然脱俗、洒脱自如!细想梅本是高洁之物,不喜热闹,不沾世俗,它生长在寂寞的野外,扎根在悬崖峭壁,“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算是附庸风雅的人们将它移植到热闹的都市,改变了它的生长环境,它还是按照既定的花期开花落,“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既不媚俗讨好,也不在流言蜚语中改变立场,妄自菲薄。人要是像它一样活着,该是多好!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古人月夜赏梅,真是大费周章。既要有丝竹管弦之乐声,又要美女翩跹起舞助兴,更要佳肴美酒开怀,在这良辰美景里品美酒、赏美食、听雅乐、看佳人起舞,大饱口福、眼福、耳福,真是将享受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我没有这么讲究,也不想太过于喧哗,生怕惊扰了它的美丽,像是带着前世的期盼、今生的约定,在它最美丽的时刻,跟它来一场美丽的邂逅,这就已经足够了。

抬头已是月至中天,月光似流水,透过头顶枝梢的间隙倾泻下来,散落一地碎银。清风乍起,片片花瓣在风中打着旋,飘落到了我头上、脸上和脖颈里,在阵阵袭人香气中,丝丝冰凉沁入肌骨,让我如痴如醉。

再抬头望望那明月,似乎它也在温情地对着我笑呢。谁共我、醉明月?唯有这梅花似故人。

小小手炉里的绝世风华

□浙江慈溪潘玉毅

某日,我跟随供电所工作人员外出巡线。途经曙光南路时,工作人员说要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郑飞民的红铜炉艺术馆转一下,帮他检查下用电线路和设备。我随性而行,不期然走进了一方红铜炉的小世界。

所谓的“艺术馆”,没有想象中的琳琅满目,桌上只有五六个成品,每个炉子炉体娇小,铺不满一个手掌,造型落落大方,简约而不简单。炉盖上的花纹,雕刻精美,有龙凤呈祥、草木争妍几种款式。凑到近前仔细打量,一笔一画,似行云,如走马,足见行刀之流畅,刻工之精细,亦足见手艺人的用心之深。地上则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器具,有锤子、锉刀、砂纸等等,还有一些原材料。我们赶到时,郑飞民正用电磨机打磨一块铜板。见我们造访,知晓来意后,他起身让出空间,电力人员遂对其室内的电力线路、照明设施及电磨机用电设施进行检修与维护,而他在寒暄中由自己的生平讲到了电给红铜手炉制作带来的改变。

郑飞民今年58岁,却已有四十多年的红铜炉制作经验。他15岁拜师学艺,跟随姨夫学习制作红铜炉的基本技能,出师后,自主钻研古代红铜手炉的历史与形态,并成功复原清代的荷莲水鸟纹复杂精雕工艺、明朝八角纹路的南瓜棱形工艺,研发红铜炉彩光纹理的敲打工艺,以及铜坯体凹凸纹工艺,还在材质上取得了一定突破。如今他已是慈溪乃至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红铜炉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享有盛名。因其制作的红铜手炉工艺精美,一度被误认为是前人遗作,有作品被收录于《中国民间手炉鉴赏》等书籍。业内方家称其水平不亚于古时名家。

也是经他讲解,我们对红铜手炉有了些许了解。红铜手炉,又称袖炉、捧炉、手熏、火笼。从这些名字不难看出,它由红铜制作而成,且体积不大,甚至可以放在袖子里,炉中存放之物多为炭火。作为一种“暖手神器”,红铜手炉的功能与火熄相类,但更为小巧雅致,便于携带,深受旧时王公贵族和民间富贵人家的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开始进入收藏者的视野,从日用品变成一种珍宝。除了烘手取暖,它还肩负起了装饰、避邪、娱乐等新功能。有人将它放在博古架上,欣赏把玩;有人把它用作熏香器具,为文人弹琴、作画更添风雅;还有人将之视为插花器